

李振玉 著

泪比水重



5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社会小说。它通过两家人的坎坷悲欢，反映了现实社会的一个侧面，探索了社会较高层次的人物心理，针砭了生活中个别不洁净的灵魂。这里既有往昔的风云变幻，也有今朝意想不到的遗憾；既有老一代的风流韵事，也有新一代的追求与爱恋。

小说故事委婉动人，真切自然，意境深远，充满哲理，发人深思，耐人寻味；人物形象丰满，富有立体感，个性各异，跃然纸上，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作品鲜明的现实感和紧迫的责任感，给人以启迪。

泪 比 水 重

李 振 玉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3.25 字数250,000
1989年3月北京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850册

ISBN 7-5039-0189-6/I·117

定价：4.50元

目 录

1	一 大喊大叫
15	二 女外交家
28	三 酒不醉人人自醉
44	四 江边有棵无叶柳
60	五 流水有情
73	六 难辨的肤色
88	七 仙阁里的菜园
102	八 谁也不理解我
117	九 想忘，忘不了
129	十 不挂牌的夫妻店
144	十一 好甜的荔枝
158	十二 幽灵在梭巡
172	十三 花蛇吐芯
189	十四 一双空筷子

十五	无毒馒头	207
十六	飞来祸	225
十七	出水芙蓉	239
十八	一肚子小鬼儿	253
十九	宝贝呀你别叫	267
二十	漂亮的魔鬼	282
二十一	笑声浮在泪珠上	297
二十二	抢姑娘	313
二十三	无辜之难	326
二十四	四等诸葛亮	340
二十五	难醒的梦	357
二十六	不该分手	372
二十七	泪湿一抔土	387
二十八	江边留下一颗心	405

一 大喊大叫

清新明媚的早晨，阳光给大地镀上一层黄金。禾苗上晶莹的露珠儿，好似姑娘含情微笑的眼睛，它依恋不舍地目送着当今世界的长跑英雄。

这长跑英雄，是一条绿色的游龙。它正吐着雾，带着风，大喊大叫地载着旅客，向遥远的地方飞腾。

第八车厢的中段，对坐着两女一男。看来，这三位旅客都是本分朴实的人。但不知为什么，男的瞅了一下身边的中年妇女，嘟囔着埋怨说：“小题大作。你说有必要兴师动众走这么一遭吗？”中年妇女向对面的姑娘对视一眼，抿着嘴没说什么。姑娘的嘴角上却露出了惬意的微笑，一双顽皮的大眼睛，挑战似地忽闪了几下，仿佛在说：“反正你跳不下去。”

这位男的，大约五十出头的年纪，中等身材，穿着绿军裤、白衬衣。他见无人接话茬儿，便把目光转向窗外。眨眼的工夫，铺翠叠绿的田野，使他略显疲倦的脸上泛出一丝笑意。对面那位十七八岁的姑娘，见此情景“噗哧”一下笑了，说道：“妈妈早就叫你出来走走，你就是不肯。上了火车还发牢骚。休息一年了，老蹲在家里，不离窝儿。你瞧，祖国

的风光多么美呀！”

“是啊，美丽的大自然真叫人心里舒展。”中年妇女插上
一句。

“你舒展，我不舒展。舒展的人，当然见了闲花野草也
动情！”他说得声音很大，好象吵架似的。

干吗这么大的嗓门儿？这可能是他在野外喊口令或者
是在操场上作报告养成的，也可能是炮声使他的耳朵重听。
是的，他是打兖州把耳膜震裂的。所以，他常以自己的听觉
为标准，深怕别人听不清，说起话来总是象擂鼓敲钟似的。
又加他不大情愿去春江市，说话的嗓门儿就大了些。

“你这个牛啊，又来了……”

中年妇女正想说几句，但见他的脸色不悦，就收住了
口。她知道若不是她母女俩做了几个月的动员工作，若不
是老战友来了几次长途电话，他是不肯动窝儿的。这不，都
上火车了，他还嘟囔着：“……有必要兴师动众走这么一遭
吗？”

明明是人，怎么叫他“牛”啊？莫非他姓牛？不，他姓
苏，叫苏民，是部队的一位副师长。“牛”是她对他的戏称，
也是爱称。不知怎么传到部队去了，所以也有人叫他牛师
长。别看雅号不雅，倒是一个久经风霜、实心善肠的人。简
单说，他小时吃过糠，大了扛过枪，朝鲜战场负过伤。他和
身边这位中年妇女是结发夫妻，她是靠海边不远小县城里
的医生。这位姑娘是他们的掌上明珠，也是爱情的结晶，他
有个漂亮的名字叫明月，听说这名字还有讲究哩！

女儿眼尖手快，忙向父母使了个眼色。父母顺着她的手向车窗外边看去，只见山坡上有一群牛在悠闲地走着。三个人都会意地笑了。

怪不得苏民和方静都喜欢明月，她总是给家里人带来笑声和欢乐。

明月趁爸爸高兴了，忙说：“妈妈这次提议去春江市，是一项极其英明的决策。一举数得。”

“喔，还一举多得？”苏民似信非信地说。

“你算算，你可以见见老战友，妈妈可以会会老同学，我可以趁这个‘青黄不接’的暑假开开眼界，你还可以检查一下身体。”

苏民拍了拍胸脯说：“你看，这不是挺好的吗？！”

“你这个人哪，从来都不知爱惜自己的身体。有病也不肯到医院去。”方静埋怨说。

“家里有保健医，还到医院干什么？”苏民打趣说。

方静轻轻地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

“在家里，我可能是个失职的医生。”

“我说过多少遍了，我没病。”苏民看了妻子和女儿一眼：“别大惊小怪的。主要是闲了一年，心里憋得慌。”

“爸爸的病，我都能治。按妈妈的祖传秘方，胃疼就吃胃舒平，头晕再来两片降压灵。”

明月调皮地瞅了妈妈一眼，方静没理女儿，舔了舔缺血嘴唇，说：

“过去我没太注意。这两三个月，我看你比过去瘦了。”

“咳，你们当医生的老是走两个极端，摸到淋巴结大了，或是掉了几斤肉就紧张起来；可是，有时又视而不见，好象肚子疼是装出来的。”苏民显出了不太相信的神色。

“就是，我的嗓子痛得都不敢咽唾沫了，医生说：‘多喝点开水。’要是开水能治病，还要药厂干什么？！”明月为爸爸帮腔说。

“医院里见的病人多了，人不到快死了，引不起医生的重视。”苏民半真半假地说。

“不能那么说，医院有医院的难处。”方静轻轻地吁了口气，“这次咱们去春江医学院，请我的老师和同学，给你好好查查。”

“妈妈，也给我找个明白大夫看看嗓子。不知怎么啦，老是发炎，一发炎就不能唱歌了。”

“我算摸上病的脾气了。病是个怪物，你越重视它，它越来劲儿，纠缠你。你干脆不理它，它呆在你身上无趣，就会溜之大吉。”

明月瞟了爸爸一眼，反驳说：

“象你这么说，医院都得关门了。这次高考你还叫我报考医学院干什么？”

“关门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不迷信医院，我认为健康的四大要素是：精神、锻炼、饮食、医药。”

“可是，你并没有注意饮食。”

“爸爸就是想着他的地瓜、芋头。”

“大米白面的吃着也可以啦。”苏民说着略一顿，忽然皱

起眉头严肃地说，“我见那些社会主义的耗子，慷国家之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一次宴席就嚼掉几千元。我的心就难受。”

“你别操那么多的心了。这次出来要放松一点儿，散散心。”方静劝道。

“要不是老苏连着来了两次长途电话，我才不到那里散心哩！”苏民的嗓门儿又大起来。

“你真是个怪人。苏人是你的老战友，小林子是我的老同学，人家几次叫咱们去，不知为什么，你 just 是不肯去，好象那儿有老虎！”方静数落着。

别看眼前的苏民瘦瘦巴巴的不起眼儿，他确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军人，什么阵势没见过，怎么会怕虎狼呢？

其实，他不是担心虎狼，而是动乱年代的春江市给他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印象。——在全国形势远远超过我们老祖宗“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时，苏民奉命率领几位参谋、干事，风尘仆仆赶到春江市东风机床厂。这里的武斗早已超越了拳头、棍棒阶段，而升级到真枪真刀的“热战”。一派占领了高大的厂房，一派据守办公楼。苏民想立即制止武斗，可是他手中既没有喇叭，也没有兵。他只好放下背包，带着两名参谋，大步流星地奔到厂房和办公楼之间的两军阵前，向双方喊话。不料，子弹没长眼，竟把他头顶上的军帽打掉了，鲜血漫过眼睛顺着脸颊滴到胸前。跟随他的参谋忙跑上来给他包扎，他摆了摆手说：“你继续喊话。只要工人少

流血，我流一点儿没有啥！”怜悯之心人人皆有，世上还是好人多。这时，躲在窗口沙袋后面的人，见一个无冤无仇的老兵在流血，扣枪机的手终于颤动了，枪声这才慢慢地停下来……

“嗡嗡”的马达声，虽然代替了“乒乓”的枪声。可是，厂房里的机器都象大病一场，有气无力地转动着。工厂比不得部队，他在军营中可以把上千人治理得令行禁止，但在这里却处处是陷阱，遍地是荆棘。特别是在“走资派”被揪出来的情况下，什么吃喝拉撒睡，哪一样不找他？！一天，一个女工的小孩高烧四十度，她抱着这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儿，象泪人似的到处央求呼救。可是，厂里却不派车送孩子去医院。苏民知道了，跳起来骂道：“胡闹！怎么能见死不救？！”话音未落，他气呼呼地向汽车队跑去。当时的汽车队虽然兵丁不多，却也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山头”，正被一个什么“鬼见愁”把持着。这个“鬼见愁”恰巧是女工的对立面。当苏民气喘吁吁地跑到汽车库时，只见这个“山头”上的山大王，正和压寨“夫人”嗑着瓜子嘀咕什么。苏民没好气地喊：

“派车！”

山大王屁股没抬，嘻嘻一笑，眯起眼睛说：

“啥事？这么急？！”

苏民指了指跟在身后抱着孩子的女工，说：

“送病号。”

山大王把头一歪，阴阳怪气地说：

“苏主任，你怎么这样关心这个黑崽子？可不要把屁股

坐歪喽。”

“不管是黑是白，我不能见死不救。”

“苏主任，我是为你好。你初来乍到，不了解这一亩三分地的来龙去脉……”

接下去是山大王和压寨“夫人”，一唱一和地揭女工的老底，说她丈夫窝藏黑材料畏罪自杀。女工抱着孩子一言未发，只是抽抽搭搭地哭泣。苏民听了一会儿，不耐烦地制止说：

“就算她丈夫有罪，孩子病了也该送医院嘛！”

山大王红着脸正想说什么粗话，一位小干部模样的年轻人忙走上来点点头，满脸堆笑地调解说：

“解放军同志，有啥事慢慢说。想派车，我给你看看。大车小车倒不少，不过都是些老爷车，因为没有什么好吃喝，趴下就不想动了。”

“连一辆好车也没有吗？”苏民前额上冒出了汗珠。

“只有那台‘大解放’还凑合着跑，可是司机又刷大标语去了。这样吧，我去看看，能不能摆弄动它。”他说着瞅了瞅山大王的脸色。看得出，这位年轻人既不想得罪山大王，也不想得罪解放军。他皱着眉头上了车，扳扳这儿，弄弄那儿，一支烟的工夫过去了，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唉呀，油路不通，电路也有毛病。同志，你看怎么办？”

“给我钥匙，我来看看。”苏民伸出一只大手。

精明的年轻人和山大王（当然还有那位漂亮的压寨夫人），迅速交换了个眼色，那神气分明是说：“瞧热闹吧。”

苏民上车连踏了两下马达，发动机毫无反映。这时，山大王说起风凉话来：

“这可不象放枪那么容易。”

“同志，我不骗你吧？！”年轻人上来讨好说。

苏民下车打开汽车的前盖一看，火花塞的电线拽掉了，他伸手接好。跳上车去，一踩马达，“大解放”屁股冒着烟儿，拉着红眼圈的女工和发高烧的孩子向医院方向跑去。

山大王还想喊什么，年轻人向压寨夫人一笑，摆摆手说：“算啦！”

这个年轻人既做巫婆又做鬼，两面装好人。看来，这个山头上，是阎王爷嫁闺女，抬轿的是鬼，坐轿的也是鬼。不过也不能怨年轻人，为了生存，他不能不两面应付，他在人家手里还有一条小辫子呢。

经过医院一番抢救，孩子脱险得救了。没想到，苏民却蒙受了灾难——起初是说他界线不清，立场不稳；接着又说他向小寡妇献殷勤，没安好心。寡妇门前是非多，一点儿不假。可是，也不能因为她是寡妇而不救她的女儿啊！开始老苏听了有点生气，但并不太在意。每个人都有一张嘴，嘴是两扇皮，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再说，又赶上那年月，连大人物和报纸还造谣诬蔑呢，何况普通人。不料，几天的工夫，谣言添枝加叶长出了翅膀，并打印成册送到了苏民所在部队党委。党委自然爱护军队的荣誉和影响，就下了“十二道金牌”。苏民在一个昏暗的夜晚，含着热泪卷了铺盖……

这件事虽然过去小二十年了，可是他仍心有余悸。后来

证明，苏民不愿来春江市是有道理的。这一带确实有比虎狼更凶残更厉害的动物。这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方静的心情与苏民可大不一样，她早就想去看看阔别二十多年的春江。怎么能不想呢？她在那里度过了五年黄金般的大学生生活；她在那里把自己的心交给一个男人。对姑娘来说，初恋是一杯蜜加香油的美酒。谁不想重温美梦般的往事呢？何况那里还有她的老同学谷雪和柳林。特别是柳林更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她虽然是一个十处打锣九处响的人，却是一个让人喜欢的精明人。她们俩是看着长大的，同住在一个靠江边的小镇上，方静的爸爸是中学的一位教书匠，柳林的父亲却在上海的一家什么洋行。所以，柳林的穿戴和气派就颇不一般。方静并不羡慕小林子的胸针、项链，对她家的五灯收音机倒挺感兴趣。因为那个小匣子，使她知道了小镇子以外的天地。她俩曾关起门堵着窗地偷听新华社的消息，《解放区的天》和《兄妹开荒》就是从广播里学的。

望眼欲穿地盼解放，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柳林约方静去瞧瞧解放自己的英雄。刚上中学的方静，不知是因为胆怯还是羞涩，也可能是叶公好龙，竟不自然地忸怩起来。小林子嘲讽说：“吃不了你。”

远远看去，威武雄壮；走到近前，真让人失望。那草绿色的军装上，不是泥浆，就是汗水，象刚从稻田里捞出来似的。

后来，她俩又一起进了大学。柳林也越来越活跃了，她

虽然不是上海人，说起话来，却总是“啊啦，啊啦”的。她这个人呀，很有意思，气能把你气死，逗又能把你逗活了。谁要是惹得她不痛快了，她会象小伙子一样，袖子一捋，眼睛一瞪，让你下不了台；可是，她若是觉得不合适了，又会搂着你的脖子啃脸腮。当然，这是对几个最要好的姐妹啦。一天下午，她和方静闹了点小别扭，晚上她连叫了几声“小静”，方静躺在被窝里纹丝不动的装睡了。柳林就扭动着丰满的身子钻进被窝里，搂着方静的脖子，央求说：

“好妹妹，姐姐错怪你了。向你道歉还不行吗？”

方静想笑，但却故意绷着脸不笑。

柳林熟悉方静身上的痒痒肉，就动起手来，弄得方静忍不住了，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这个小林子哟。

火车仍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飞腾……

离苏民不远的一排座位上，两个小伙子夹着一位朴实漂亮的姑娘。小胡子向小胖子递了个眼色，两个家伙的屁股就故意向中间挪动着。姑娘红着脸，皱起眉头瞪了一眼。两个家伙嘻嘻一笑，又向姑娘挤来。姑娘实在忍不住了，就嚷起来：“挤什么？”

“哟！怕挤呀？”小胡子阴阳怪气地说。

“怕挤坐包厢去。”小胖子出来帮腔。

“讨厌！”姑娘气愤地骂道。

小胡子正想说什么，方静忙插上说：

“姑娘，过来！到这边坐。”

明月忙站起来，坐到父母之间，三人坐了两个人的座

位。那位姑娘红着脸，在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身旁坐下。

两个家伙的四只鼠目狼睛，不约而同向明月射来。明月觉得有点恶心，忙拿起一本画报，狠狠地向纱窗上一只苍蝇打去，并骂道：“打死你这讨厌的苍蝇！”

小胖子笑了。小胡子刚要笑，却又品着不是个滋味，忙收住了笑脸，眨动着老鼠眼睛在琢磨什么……

这时，车厢里的喇叭突然大喊大叫起来：

“各位旅客，车上有一位孕妇，出现了紧急情况。请旅客中的医务人员，马上到第二车厢来。”

“我去看看。”

方静毫不犹豫地说着，忙放下手中的纸扇，迅速从提包里取出听诊器，随着摇簸的列车，晃动着身体，匆匆向前走去。苏民和女儿伸长了脖子，一直把她目送到另一节车厢看不见了为止。

一时间，“孕妇出现紧急情况”成了车厢内的“热门”话题。小胡子诡秘地膘了明月一眼，戏谑说：“中国人这么多，还生。还不把地球撑爆了。”

他的伙伴小胖子接话茬说：

“不仅生，而且还坐着火车生。将来还可能坐着火箭生。嘻嘻……”

坐在明月对面的老太太，用白眼珠瞅了小伙子两眼，蠕动着嚙向牙床的嘴唇，说：

“小子，你们哪知道妇女的难处啊！谁闲着没事坐着火车出来折腾呢？！她一定有难处。”

“早干什么来着？”小胡子说着又瞥了明月一眼。

明月实在太显眼了。她那双水凌凌的大眼睛，宛如一对深邃莫测的鸳鸯潭；那白里透红的脸颊，不时出现盛满佳酿的酒窝；高高的鼻梁，小小的嘴，布局恰当适合。她无意中发现了小胡子那双带钩儿的眼睛，忙把脸扭向窗外，耳朵却留下监听着。

老太太思忖片刻又说：

“过去，穷婆娘把娃娃生在讨饭路上的还有呢。俺那小妮子就落草在山神庙里。”

“老人家，你是不是又要忆苦思甜啦？咱哥们儿可不愿听那个，嘻嘻。”小胖子连风带雨地说。

是的，他这么肥，肯定不知挨饿是个啥滋味？！在蜜水里泡惯了，到糖水里还嫌不够味呢。

“你们这些人哟。”老人不想说下去。

“我们可不想和那个‘苦’字谈恋爱了。我们要的是甜的，香的。一句话，蜜糖加美酒！”小胡子又向明月坐的窗口膘了一眼。

老人撮进去的嘴唇动了动，看样子还想说什么。这时，列车上扩音器又大喊大叫了：

“各位旅客，请年轻体壮的‘B’型血的同志，马上到二号车厢来。”

小胡子推了小胖子一把：

“胖子，你不是‘B’型的吗？”

“我……我是‘AB’型的。”小胖子眨动着诡谲的眼睛。

“放屁，大爷我还不知你小子长了几根肠子?!”小胡子捶了小胖子一拳。

“我……我贫血。”小胖子辩解说。

“你小子要是贫血，大肥猪就炼不出油来了。”小胡子嘿嘿地笑起来。

这两只黄蜂，只知道整人，却不肯酿蜜。

明月低声向爸爸说了句什么，站起来就要走。苏民也随即起身说：“咱们一起去。”

“不，你别去了。”女儿劝说着：“瞧你瘦得象个干芋头似的。弄不好，还得别人给你献血呢。”

“看你说的，再瘦我也有几百CC血。”

.....

沸腾的二号车厢，变成了临时产房。在方静和几位医护人员帮助下，一个苦命而又幸运的小生命诞生了。

勇敢的小家伙，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可能感到有点儿不舒服，就毫不客气地大喊大叫起来……车厢里的人，都露出了笑容，谁也不计较婴儿的脾气，因为婴儿的啼哭总是给人们带来希望和欢乐。

苍白疲惫的产妇，经输血从半休克状态苏醒过来，她睁开眼寻找着自己的孩子。方静忙将还在发脾气的婴儿抱给年轻的母亲，并逗着婴儿说：

“好小伙子，有气魄，有胆量！一出世就象火车一样大喊大叫。”

“哈哈……”